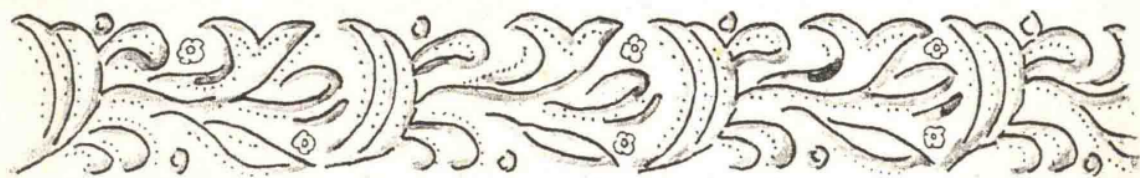


唐行鄉民間故事集成

(資 料 本)

一九八七年六月



嘉定县唐行乡民间文学集成编辑组

厝行乡民间故事集成

(资料本)

领导小组：组长： 金艳芬

组员： 王永昌

姚文湘

陈善农



厝行乡民间文学普查小组编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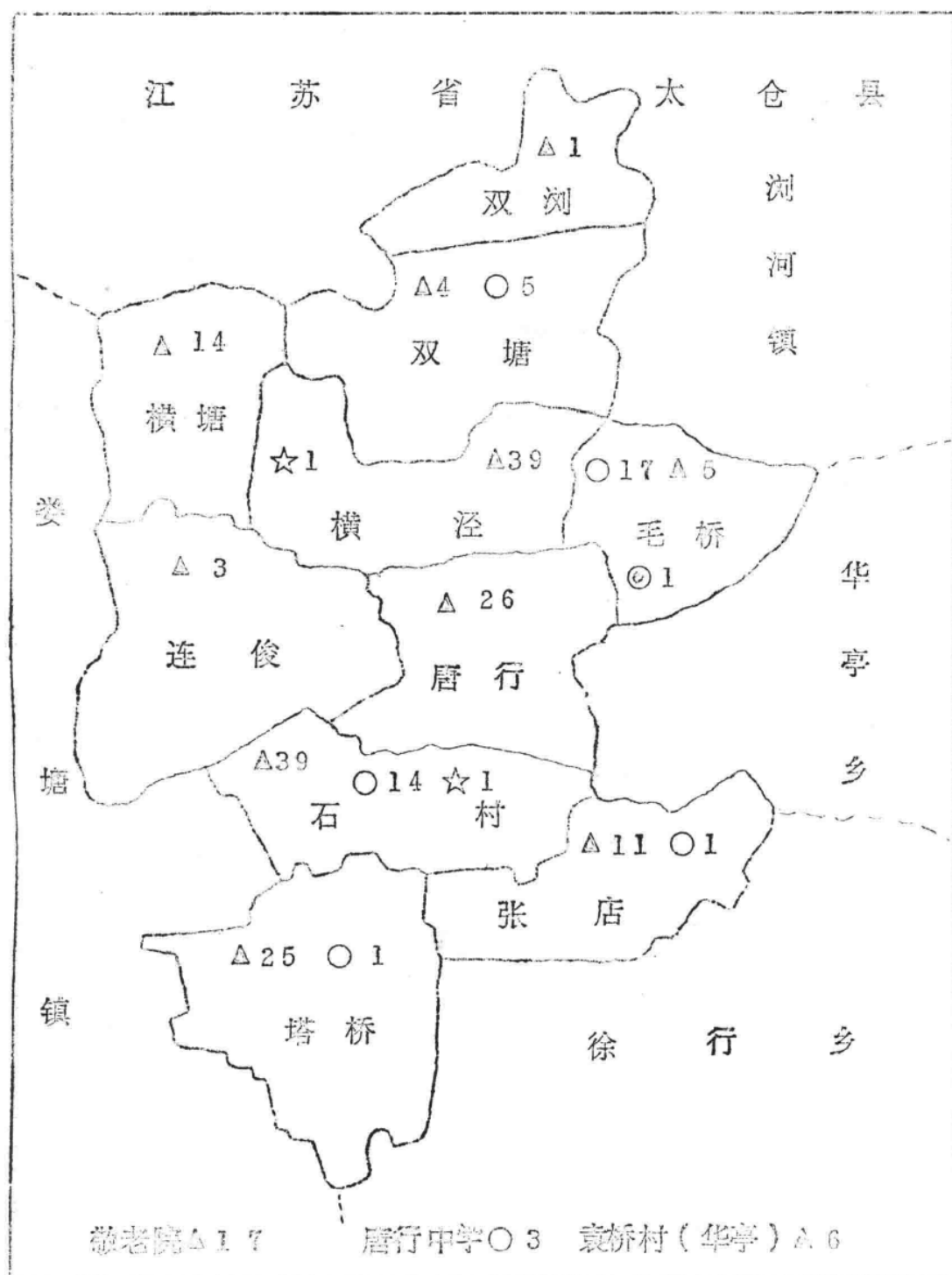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： 陆春兴

编辑组组长： 陈善农

组员： 陆春兴 孙培兴

厝本秋 汪荣祥

唐行乡民间文学分布图



图例: 故事○; 歌谣Δ; 谚语▨; 山歌☆; 故事手◎.

序 言

这里有优美动听的歌谣，富有哲理的
谚语，渗透着乡土气息的故事传说……

应该感谢为这些民间文学的创作、收
集和整理而奔忙的人们。

他们把散落在民间的珍珠，串连成一
条闪光的项链，献给母亲，留给后代。

金艳芬

1987.8.13

概 况

唐行乡位于上海市郊东北边缘，与江苏省太仓县的浏河乡接界。总面积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五（市）亩，四千零五十六户人家，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九人，十个村民委员会，九十多个生产队，大小工厂三十三个，从事农、副、工生产的劳动力六千八百五十六人。一九八六年农、副、工总产值四千七百三十六万元。主要出产稻谷、棉花、大豆、三麦、大蒜和传统的草编织品。

唐行乡人民智慧、勤劳、积极为国家创造财富。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，农、副、工生产不断发展，近年来长毛兔、葡萄、养蚌育珠等副业生产，不仅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商品，并使农民在短时间内富裕起来，而且还为外地提供了数量可观的种兔、苗木、苗蚌以及饲养、繁殖、管理的经验。

现在，唐行乡人民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。

目 录

1	将计就计	A (二) 9 — 0 1
3	陆稼书审石头	A (二) 9 — 0 2
4	两个紫花布	A (二) 9 — 0 3
5	王天无眼睛	A (二) 9 — 0 4
6	爷告儿子午逆不孝	A (二) 9 — 0 5
7	陆稼书听壁脚	A (二) 9 — 0 6
8	飞鸭天	A (二) 9 — 0 7
9	田黄牛叫的采历	A (二) 9 — 0 8
10	朱元璋割稻	A (二) 9 — 0 9
11	朱元璋赌博	A (二) 9 — 1 0
12	甘罗十二为丞相	A (二) 9 — 1 1

1 4	有 天理 与 没 良心	A (三) 1 7 — 0 1
1 9	黑 心 皇 帝 与 众 来 儿	A (三) 1 7 — 0 2
2 4	阿 有 啥 与 无 啥 啥	A (三) 1 7 — 0 3
2 7	愁 大 捉 鸟	A (三) 1 7 — 0 4
2 9	为 小 而 失 大	A (三) 1 7 — 0 5
3 0	得 了 金 和 尚	A (三) 1 7 — 0 6
3 2	狗 捉 猫 的 故 事	A (三) 1 7 — 0 7
3 5	十 弟 兄	A (三) 1 7 — 0 8

	A	
3 7	罪 有 应 得	A (三) 1 9 — 0 1
4 0	荆 州 的 故 事	A (三) 1 9 — 0 2
4 2	北 京 皇 帝	A (三) 1 9 — 0 3
4 4	丫 环 巧 计 灭 强 盗	A (三) 1 9 — 0 4
4 6	老 和 尚 买 缸	A (三) 1 9 — 0 5
4 7	壁 脚 上 钩 井	A (三) 1 9 — 0 6
4 9	瞎 子 吃 鲤 鱼	A (三) 1 9 — 0 7
5 1	临 死 前 头 咬 耳 朵	A (三) 1 9 — 0 8
5 2	考 女 婿	A (三) 1 9 — 0 9
5 3	有 钱 买 得 鬼 推 磨	A (三) 1 9 — 1 0
5 5	无 功 夫 的 来 历	A (三) 1 9 — 1 1
5 6	汪 家 老 太 一 一 坏 事	A (三) 1 9 — 1 2

57	一夜六更天	A (≡) 1 9 — 1 3
58	三个大本事儿子	A (≡) 2 2 — 0 1
59	转一转，切一刀	A (≡) 2 2 — 0 2
60	针尖对麦芒	A (≡) 2 2 — 0 3
61	该死黄猫	A (≡) 2 2 — 0 4
63	鼠牛比	A (≡) 2 2 — 0 5
64	伽泥水张云龙	A (≡) 2 3 — 0 1
65	陆联奎该死	A (≡) 2 3 — 0 2
67	天要落雨娘要嫁人	A (≡) 2 3 — 0 3

故事手资料、照片

后记

从前辰光，加定出了个清官，名叫陆稼书，就任三年，把一个本来恶霸横行，盗贼猖獗，民不聊生的加定县，治理得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乡里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

一天，陆稼书接到离任的令旨以后，坐卧不安，心中不乐。夫人问道：“老爷，你终日里为百姓操劳，我日夜纺纱织布，俭朴度日，现在要离开加定了，依然是两袖清风，就是没有功劳，也问心无愧，你为何愁眉不展？”陆稼书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：前些天，我在乡下察访，看到北门外有座太平桥，因常年失修，桥墩东歪西斜，桥面摇摇欲坠，如果再不修建，必然酿成大祸，如若修建，我叫匠人估算了，需要三千多两银子，因此心中不安”。夫人听了感慨地说：“老爷心事，我自了然，只是那里来这么多银子”。陆稼书道：“是呀，要是摊捐派款，就要加重百姓的负担，对不起乡亲”——

这时家人来报：王阁老登门拜访。陆稼书出迎，接进书房，以茶相待。王阁老一边吃茶，一边用眼睛搜索着书房的陈设。当他看到东墙边放着八只油漆得相当考究的箱子时，心中产生了疑团想：一般的书箱那有这么讲究，莫非里面装的……想到这里，就用试探的口气问陆稼书：“相公的这些书箱倒是十分的讲究”。陆稼书道：“不瞒阁老说，十年寒窗，二十年心血，都装在里边呢”。

过了一个时辰，陆稼书没有什么招待，王阁老就告辞了。其实，王阁老那里是来拜访的，他是想借拜访的机会，来看看陆稼书临走带多少财物，摸一摸陆稼书这个清官的底。在回府的路上，王阁老翻翻复复的想着陆稼

书的八只箱子。“十年寒窗，二十年心血”。这九个字在他的脑子里转圈子。原来陆稼书的意思是：二十年寒窗指读书时买的书，二十年心血指做官时买的书。而王阁老异想天开，猜测为读书为了做官，做官为了发财——俗话讲，做官不贪财，金银财宝那里来。于是他断定陆稼书的箱子里装的不是书，而是金银财宝。他为了自己的高明而高兴，一边走一边自鸣得意地说，好一个清官，好一个清官。

过了二天，王阁老差人送来了请贴，上写：相公离任，理当设宴送别，路经本府时，敬请光临。陆稼书看罢请贴，感到有点蹊跷，心想，我在加定做官多年，从来没有送过他半点礼物，他却如此待我？这时那差人对陆稼书说，“大人千万小心”。陆稼书问，“小心什么”？那差人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：昨天我在王阁老房中扫地，听到王阁老和管家商议，要诈取你的八箱金银财宝”。陆稼书听说，莫明其妙，我那里来什么金银财宝。沉思片刻，问差人，“他用甚么方法诈取？”那差人道：“我们阁老对官家说，陆稼书这次离任，要带八箱金银财宝，他必须要从我们这里经过，我设宴请他。我和陆稼书在客厅饮酒，你和家人在厢房里陪挑箱子的吃酒，设法把他们灌醉，把箱子里的金银财宝取出来，再把砖头装进箱子，然后把没有揭坏的封条贴好。我们管家连连说：好计、好计，人不知，鬼不晓，这些金银财宝就到手了”。听到这里，陆稼书才明白，原来王阁老把他的八箱子书当作金银财宝了，不由得暗暗好笑。他对那差人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自当小心”。那差人就回去了。

陆稼书请出夫人，把刚才那差人的话对她说了，夫人听了，气愤地

说：“堂堂阁老，狼心狗肺”。陆稼书道：“此人依仗权势，横行乡里，霸田占地，诈取民财，有田千亩，家私万贯，既然他设计诈取我的‘金银财宝’，我们何不将计就计，智取他的不义之财，用来修建太平桥？”夫人道：“如何将计就计？”陆稼书道：“我用这八只箱子，四只装书，四只装砖头，箱子上都贴上封条，装书的箱子写每箱书籍一百册；装砖头的箱子上写每箱白银八百两。再在每只箱子角边贴上写有同样字样的小封条。如果王阁老开了我的箱子，就中了我的计了”。夫人连连称是。

是日，陆稼书雇了四个青壮汉子，挑着八只箱子（为了避免百姓的怀疑，贴着银子封条的箱子用布罩着），自己和夫人背着行李，拿着雨伞，起程上路。城内外早有许许多多男女老少，个个流着热泪，依依不舍，守在那里为陆稼书送行。

当陆稼书一行来到王家庄前时，王阁老和管家出来迎接。进得王府，王阁老陪陆稼书和夫人在客厅里吃酒，管家陪着四个挑箱子的在厢房里吃酒，八只箱子也放在厢房里。

席间，免不了谈些客套和为官的事语。王阁老假意把陆稼书称赞一番，陆稼书只是谦让几句。过了二个时辰，管家来到客厅里，把王阁老拉到一边，悄悄的说：“挑箱子的全给我灌醉了”。打开了一只箱子，里面装的是砖头。”王阁老吃了一惊，想了想，对管家说：“打开第二只看看”。管家去了，过了一会，又来告诉王阁老第二箱装的也是砖头。王阁老沉思再三，对管家说：“把贴有银子封条的箱子都给我打开”。我不信全是假的。管家又去了。过了一会，又出来对王阁老说：“都是砖头”。王阁老气透，对管家说：“把书籍也打开”。过了蛮多辰光。管家出来告诉王阁老说，

“书箱里装的是书”。至此，王阁老自知中计，叫苦不迭。

酒宴罢，陆稼书告辞登程。王阁老出府送行。陆稼书仔细地查看了每一只箱子，对四个喝得酩酊大醉的挑箱子的说：“你们怎么随随便便把我的箱子打开过？”挑箱子的揉揉眼皮，蒙蒙眈眈的说：“我们进了王府，只是在厢房里吃酒，着实没有动过”。陆稼书道：“你们不要瞞我了，如果没有打开过，封条怎么会破的？”挑箱子的也仔细地看了一遍，回道：“封条都好好的，没有破呀”。陆稼书指着箱子角边的小封条说：“这封条都断了，还说没有动过，真是混帐”。挑箱子的赶忙跪在地上说：“老爷，你要不信，在我们身上搜一搜，看有没有拿你的银子？”陆稼书面孔一板说：“既然不要我的银子，为何要打开我的箱子？”接着转过身去，对着管家说：“你给我作证吧”。管家没料到这一着，慌了手脚，看看陆稼书，又看看王阁老。吞吞吐吐说不出话来。陆稼书指着管家道：“你应当给我作证”。管家没有办法，只得说：“封条破了，箱子打开过”。“好，既然箱子打开过，那我就再打开来看看，我的银子是否少了”。陆稼书说着，叫挑箱子的把箱子打开来。箱子一只一只打开了，四箱子书，四箱子砖头。挑箱子的木瞪口呆。陆稼书气愤地说：“真正的岂有此理！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堂堂王府，竟有人用砖头调换我的银子”。对着挑箱子的骂道：“你们这些畜牲，怎么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来”。说着背起行李，挽着夫人，转身要走，嘴里愤愤地说：“我要去衙门去告你们的状”。

王阁老心里想，陆稼书要是真的去告状，我必然被他告正，因为事情发生在我府里；而且事实证明箱子已经打开过；再则挑箱子的都是空身子，不能证明他们是開箱子、拿银子的人。想到这里，赶忙拉住陆稼书，求他

不要去告状。陆稼书装着决意要去告状的样子，对王阎老说：“这些银子是我多年来的积蓄，此次离任回乡，路经松江，一大半要送给松江府台大人，其余么，是想以资养老。现在竟有如此缺德之人，将我骗得两手空空，我是定然不会罢休的”。

王阎老听了陆稼书的这翻话，更是心惊肉跳。为啥呢？因为松江府台和王阎老是冤家对头。因此，王阎老想，如果这件事给松江府台知道了，这不是他要办我吃官司的把柄吗？王阎老再三权衡利害关系，觉得还是赔赏银子为上策。

王阎老望着陆稼书一行回嘉定而去，后悔莫及，只好哑吧吃黄连——有苦说不出。

陆春兴搜集整理

陆稼书审石头

有一天，一个卖油条的小孩子告到陆稼书那里，说他早上卖油条的钱全给人家偷去了。陆稼书问他：“你是在啥地方被人把钱偷去的？”孩子说：“早上卖完油条，我在北城河边上的一块石皮上休息时，结果睡着了；醒来时发现篮里的铜钿被人偷去了。”陆稼书听了想了想，便对孩子说：“你先回去，我帮你把钱找回来。”

若大一个嘉定城，那里去找小偷呢？陆稼书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。他叫人把那块石皮抬到公堂上。“陆稼书审石头”的奇闻轰动了整个嘉定城。审石头的那一天，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看的人多得交交关关。审石头开始了，陆稼书一拍惊堂木，下面鸦雀无声。陆稼书接着说：“石头呀石头，我陆稼书审遍了无数桩无头案子，可这桩案子我无能为力了，今朝请你到堂，要你帮忙了。不过，你也不要急，今朝审勿清有明朝，明朝审勿清再有后日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审清的。”接下来他又对老百姓讲：“乡亲们，可怜可怜这个小孩吧，他靠卖油条来养家糊口，没有本钱不能做生意。退堂后，你们每个人掏一个铜钿投在衙门口的一只水缸里，算是做了一桩好事。”

退堂了，人们一个接一个出来，一个个铜钿投进了水缸里。到了末脚快，一个人把铜钿投进水缸里时，一朵油花马上泛起来，当差的扎搭一把就将这个人捉了起来，再一审问，便马上供认卖油条小孩的钱是他偷的。

老百姓这才明白，审石头原来是陆稼书用的一个计。

陆春兴收集整理。

两个紫花布

苏洲府台大人庆寿，向各县发贴子。陆稼书接到贴子，和妻子商量，该送点啥礼物。两家头商量来商量去，商量不出拿啥物事送礼。妻子讲：“就拿我近日布机上落下来的两个紫花布吧！”陆稼书说：“好，礼轻情义重”。

陆稼书拿了两个紫花布赶到苏洲府台，差役接了，送到里面，府台大人一看，气得“啪啪”响，说：“陆稼书呀陆稼书，亏你还是个县官，别样无啥送，送两个紫花布”，对差役讲：“把这两个紫花布还给陆稼书，说我不受此礼”。差役拿了两个紫花布还给陆稼书，并对他说：“老爷不受此礼”。

这时后面的送礼人接连跟着来，陆稼书拿着两个紫花布对后面的人讲：“府台老爷不受礼物，府台老爷不受礼物”，后面送礼的人听了，认为府台老爷命令不受礼物，谁个还敢送去，于是，后面送礼的人都向后转回去了。

府台老爷等呀等，怎么，怪了，今朝为啥只有陆稼书一个人来送礼物，叫差役来，一问，才知道让陆稼书给回掉了。

讲唱人：唐世明 石村三队

采录整理：陆春兴 石村五队

采录日期 一九八七·七

有一家穷人家有一塘田，田里有个好坟地，因为穷得没有饭吃，想把这塘田卖掉，隔壁有个财主，想买这塘田，穷人在出卖时声明，田卖掉，坟地不卖，因将来老人死了要葬在这塘田里的。

财主买了这塘田，就要把祖宗葬在这塘田里，穷人就告到陆稼书那里，陆稼书说：“人家买了你的田，田是他的了，他要把祖宗葬在那里，这是他的事情，与你无干。”

财主把老祖宗葬在这塘田里以后，后代做官的做官，发财的发财，一下子就发了起来。因为这个坟地上要出三斗三升芝麻官，老百姓都说陆稼书清官不清，帮了财主，陆稼书便服私访，老百姓也这样讲。

后来陆稼书到这塘田里一看，果然是个好坟地，陆稼书才知道这桩案判得不公道，后悔极了。在坟头顶上踩了三脚，对着天讲：“我陆稼书想是想清，结果弄得勿想清，你王天无眼睛，也勿想清。这三脚一踩，坟地的风水就破了。后来财主一家人在外做官的每罢官的罢官，吃官司的吃官司，一下子败了下来。”

讲唱人：唐世明 石村三队

采录整理：陆春兴 石村五队

采录日期：一九八七·七

爷告儿子午逆不孝

爷告儿子午逆不孝。一天，陆稼书把他们父子俩都传到堂上。简单的问了一下，就给了他们一千铜钲一个人，叫他们去吃饭，下午开庭。

父亲拿了铜钲一劲来到街上，又吃菜，又吃酒，又买烟，把一千铜钲用得精光。儿子拿了铜钲没有上街，在衙门的天井里拔了一下午的草，下手佣人把这些都向陆稼书汇报了。

下午开庭，陆稼书问儿子的父亲，你饭吃过了：儿子的父亲说：“吃过了”。又问儿子：儿子说：“没有吃”。陆稼书又问：“给你铜钲，为啥不去吃饭”，儿子说：“老爷，我们穷人家，钱紧了，一顿顿把饭不吃不要紧的”。随手把一千铜钲还给了陆稼书。

陆稼书再问儿子的父亲：“你说儿子午逆不孝，到底是那桩事情”，父亲说：“他一不给我茶钲，二不给我酒钲，三不给我烟钲，四不让我吃饱肚皮……”。

陆稼书讲：“你讲的是事实，不过我给你的一千铜钲，你用得一钲不剩，我给你儿子的铜钲却也舍不得用，情愿挨饿，还在天井里拔了一上午的草，由此看来，你儿子是一个勤恳、孝顺的人，只是因为家境贫寒，无能为力，你要谅解你的儿子，今后不可诬告。儿子父亲听了陆稼书的一席话，低着头离开公堂，同儿子回家了。

讲唱人：唐世明 石村三队

采录整理：陆春兴 石村五队

采录日期：一九八七·七